

歐陽文忠公文集

外集卷第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三

記

河南府重修使院記

郡府統理民務調發賦稅稽功會事事無不舉代君
理物政教繫之漢承秦餘精意牧民之官置部刺史
以督察出御史以監掌之太守二千石莫不盡誠率
下奉上李唐酌用舊典使天下以大權小故有州有
府刺史專守理所大鎮觀察旁郡後增置胥吏史以
總治諸州繩寬刺善理務詳焉府之有使院也厥惟
尚矣皇朝政教清明制度適中雖鎮守自占總領委

于均輸惟使幕置吏用而不革洛都天下之儀表提
封萬井隸縣十九王事浩穰百倍他邑而典史之局
甚陋不稱彭城相居守之明年若曰政教之廢興出
于是官吏之緩猛繫于是義不可忽始謀新之乃度
地於府之西偏斥大其舊居列司存整按牒以圖經
久之制夏某月工徒告成制作雖壯不踰矩官司雖
冗執其方君子謂是舉也得爲政之本焉烏有端其
本而末不正者哉宜乎書厥旨以示方來且誌歲月
也

河南府重修淨垢院記

河南自古天子之都王公戚里富商大姓處其地喜
於事佛者徃徃割脂田沐邑貨布之贏奉祠宇爲莊
嚴故浮圖氏之居與侯家主第之樓臺屋瓦高下相
望於洛水之南北若奕棊然及汴建廟社稱京師河
南空而不都貴人大賈廢散浮圖之奉養亦衰歲壞
月隳其居多不克完與夫遊臺釣池並爲榛蕪者十
有八九淨垢院在洛北廢最甚無刻識一作若不知誰
氏之爲獨榜其梁曰長興四年建丞相彭城錢公來
鎮洛之明年禱雨九龍祠下過之歎其空且呼主
藏者給緡錢二十萬洛陽知縣李宋卿幹而輯焉於

是規其廣而小之即其舊而新之即舊焉所以速於
集工損小焉所以易於完修一作易壞補闕三十六
間工既畢宋卿願刻於石以紀夫修舊起廢由彭城
公賜也且誌其復興之之此一字無歲月云從事歐陽脩
遂為二字無記

陳氏榮鄉亭記

什邡漢某縣戶若干可征役者家若干任里胥給吏
事又若干其豪又若干縣大以饒吏與民尤驚惡猾
驕善貨法為蠹孽中州之人凡仕宦之蜀者皆遠客
孤寓思歸以苟滿歲脫過失得去為幸居官既不久

又不究知其俗常不暇剗剔已輒易去而縣之大吏
皆宿老其事根堅尤深爲其長者非甚明銳難卒攻
破故一縣之政吏常把持而上下之然其特不喜秀
才儒者以能接見官府知己短長以讒之爲已病也
每儒服持謁嚮縣門者吏輒坐門下嘲咻踞罵辱之
俾慙以去甚則陰用里人無賴苦之羅中以法期必
破壞之而後已民旣素饒樂鄉里不急祿仕又苦吏
之所爲故未嘗有儒其業與服以游者甚好學者不
過專一經工歌詩優游自養爲鄉丈人而已比年蜀
之士人以進士舉試有司者稍稍增多而什邡獨絕

少陳君什邡之鄉丈人有賢子曰巖夫巖夫幼喜讀書爲進士力學甚有志然亦未嘗敢儒其衣冠以謁縣門出入閭閻必鄉其服鄉人莫知其所爲也已而州下天子詔書索鄉舉秀才巖夫始改衣詣門應詔書一作吏方相驚然莫能爲也旣州試之送禮部將行陳君戒且約曰嘻吾知惡進士之病已而不知可以爲榮君行達得選於有司吾將有以旌志之使榮吾鄉以勸也於是呼工理材若將構築者明年巖夫中丙科以歸陳君成是亭與鄉人宴其下縣之吏悔且歎曰陳氏有善子而吾鄉有才進士豈不榮邪巖夫

初爲伊闕縣主簿時予爲西京留守推官嘗語予如此欲子之志之也巖夫爲縣吏材而有內行不求聞知於上官而上官薦用下吏之能者歲無員數然卒亦不及意巖夫爲鄉進士而鄉人始不知之卒能榮之爲下吏有可進之勢而不肯一鬻所長以干其上其守道自修可知矣陳君有子如此亦賢文人也予旣友巖夫恨不一登是亭往拜陳君之下且以識彼邦之長者也又嘉巖夫之果能榮是鄉也因以命名其亭且志之也某年月歐陽脩記

明因大師道詮姓衛氏并州文水縣民家子生於太平興國辛巳之歲終於明道癸酉之正月壽五十有三年始爲童子辭家人入洛陽妙覺禪院依真行大師惠璿學浮圖法咸平五年始去氏削髮入僧籍後二十四年賜紫衣遂主其衆又四年賜號明因兼領右街教門事凡爲僧三十有一年卒之明年其徒以骨葬城南龍門山下始道詮未死時予過其廬問其年幾何曰五十有二矣問其何許人也曰本太原農家也因與語曰詩唐風言晉本唐之俗其民被堯之德化且詩多以儉刺然其勤生以儉嗇朴厚而純固

最得古之遺風今能言其土風乎其民俗何若信若
詩之所謂乎詩去今餘千歲矣猶若詩之時乎其亦
隨世而遷變也曰樹麻而衣陶瓦而食築土而室甘
辛苦薄滋味歲耕日積有餘則窖而藏之率千百年
不輒發其勤且儉誠有古之遺風至今而不變也又
言爲兒時聞長老語晉自春秋爲盛國至唐基并以
興世爲北京及朱氏有中土後唐倚并爲雄亦卒以
王旣而晉祖又以王漢又以王遭時之故相次出三
天子劉崇父子又自爲國故民熟兵鬪饒軍死戰勞
苦幾百年不得息旣而聖人出四方次第平一日兵

臨城門係繼元以歸并民然後被政教棄兵專農休息勞苦為太平之幸人并平後二歲我始生幼又依浮圖生不見干戈長不執耒耜衣不麻食不瓦室不土力不穡而休乃并人之文幸者也今老矣且病即死無恨予愛其語朴而詳他日復過其廬莫見也訪之曰死矣為之惻然及其葬其徒有求予誌其始終者因并書其常語予者志歲月云爾

叢翠亭記

九州皆有名山以為鎮而洛陽天下中周營一作宮漢都自古常一作皆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

雄深偉麗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

近者闕塞萬安輾輾緱氏以連嵩室

一作少

首尾盤屈

踰百里從城中因高以望之衆山靡迤或見或否惟

嵩最遠最

一作而

獨出其巔巖聳秀拔立諸峯上而不

可掩蔽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嶽俱備天子巡狩望祭

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

若巡檢署之居洛北者爲尤高巡檢使內殿崇班李

君始入其署即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

一作焉

亭於

上敞其南北嚮以望焉見山之連者峯者岫者駱驛

二字或從系

聯亘卑相附高相摩亭然起崒然止來而向

去而背巖崖怪壑若奔若蹲若闢若倚世所傳嵩陽三十六峯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叢列之狀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旣而欲紀其始造之歲月因求脩辭而刻之云

非非堂記

權衡之平物動則輕重差其於靜也錙銖不失水之鑒物動則不能有睹其於靜也毫髮可辨在乎人耳司聽目司視動則亂於聰明其於靜也聞見必審處身者不爲外物眩晃而動則其心靜心靜則智識明

是是非非無所施而不中夫是是近乎謫非非近乎
訛不幸而過寧訛無謫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一
以觀之未若非非之爲正也予居洛之明年旣新廳
事有文紀于壁末營其西偏作堂戶北嚮植叢竹闢
戶於其南納日月之光設一几一榻架書數百卷朝
夕居其中以其靜也閉目澄心覽今照古思慮無所
不至焉故其堂以非非爲名云

遊大字院記

六月之庚金伏火見往往暑虹晝明驚雷破柱鬱雲
蒸雨斜風酷熱非有清勝不可以消煩炎故與諸君

子有普明後園之遊春筍解箨夏潦漲渠引流穿林
命席當水紅薇始開影照波上折花弄流銜觴對弈
非有清吟嘯歌不足以開歡情故與諸君子有避暑
之詠太素最少飲詩獨先成坐者欣然繼之日斜酒
歡不能徧以詩寫獨留名於壁而去他日語且道之
拂塵視壁某人題也同共索舊句揭之于版以致一
時之勝而爲後會之尋云

李秀才東園亭記

脩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
命脩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

之後是始盛隨近之常與爲閩國相勝敗然怪其山川土地旣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鄭蓼相介纔一二百里非有古彊諸侯制度而爲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荆夷蓋於蒲騷鄭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於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閩陬嶺微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一此無字百年間未出一士豈其庠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以江南就食

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既瘠枯民給一作急生不舒愉雖
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爲歲
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爲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
以學予爲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
園往求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
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脩先人之所
爲予亦壯不復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
乃歸復行成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
則樹之孳者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茁者叢茨之甲者
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